

第一章 塔羅牌大師

熱鬧喧譁的大街上有各式各樣的攤販，其中一家攤子格外引人注目，豎著兩塊招牌，左寫「塔羅牌算命」，右寫「鐵口直算」，擺攤的人是個年約十八、九歲，相貌清秀，帶有慵懶神色的姑娘。

坐在她對面的客人是個比她小上一、二歲的姑娘，難掩害羞道：「我跟他都是在林員外府裡做事的，我是丫鬟，他是長工，我暗戀他有很長一段日子了……大師，我想問，我跟他有姻緣嗎？」

被喚為大師的袁音提起精神，手裡拿著一副塔羅牌，朝她親切的指示道：「客人，請從這副牌裡隨意抽出四張牌吧！」

女客人依序抽出四張牌，袁音擺成「戀人金字塔」的陣形——也就是上方擺一張牌，下方擺三張牌，呈金字塔形狀，再一一掀牌，露出繪有占卜圖像的正面。女客人看到卡面的圖感到驚豔，卻是有看沒有懂，一臉懵然的問道：「大師，這牌什麼意思……我跟他，成不成呢？」

袁音露出笑容，先是指著下方三張牌中間的牌道：「這張牌問的是問卜者的心態，也就是妳的心態，妳抽到的這張牌是愚者逆位，表示現在的妳雖然喜歡那個人，但缺乏勇氣，不敢主動出擊。」

女客人猛點頭道：「是啊，我都不敢說……」

袁音接著指起下方左邊的牌，「這張是命運之輪逆位，問的是那個人的心態，看起來不太樂觀，命運之輪的倒轉，意味著你們之間可能有阻礙發生。」

看到女客人擔憂的蹙了眉，袁音繼續指起右邊的牌道：「這張是女祭司正位，代表妳跟他目前的關係還沒有定論，偏於曖昧，也就是想像的成分居多。最上面這張是戀人正位，問的是你們未來的發展。抽到戀人牌不代表你們一定會成為戀人，但戀人牌是一個起點，暗示一段新關係的開始，你們還是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，建議妳可以先耐心等待，等妳認為時機成熟了再向他表白，機會會更大。」

女客人記不得她說的那些牌的名稱，但是聽得懂她最後一句話，開心笑道：「太好了，我跟他還是有機會的！」

「好好努力還是有希望的，成了的話，請幫我多多介紹客人來。」袁音笑咪咪的道。

「這當然沒問題了，大師，謝謝妳，我會聽妳的建議試試看的。」女客人開心地拿出了二百文銅錢給她。

袁音道了聲謝謝，送客後將銅錢收入錢袋裡，她數了數，早上的客人只有五個，不多，但也夠了。

她望向頭頂毒辣的太陽，覺得這對皮膚很不好，再聽到肚子傳來咕嚕咕嚕聲，雖然還不到中午時間，但她心中有了決定，「收攤，回家吃飯吧！」

她的攤位由一張桌子和兩張椅子組成，只要搬到一台小推車上推回家就好。

「就是她，才幾歲就敢自稱是大師幫人算姻緣，怎麼不先算算自己嫁不嫁得掉？」

「哪有正經姑娘家會擺攤幫人算命的，肯定是沒有人上門提親的……」

途中，袁音聽到了幾個婦人的譏諷，只咕噥了聲「又不是我要客人叫我大師的」，

就這麼推著推車往前走。

她就住在這附近巷子裡的一間屋子，雖然老舊，但可以遮風蔽雨，還算過得去。

中午要吃什麼好呢？

天氣太熱，袁音決定簡單煮個麵就好，她先提了水，再燒起柴，嘴裡念念有詞道：

「好懷念水龍頭和瓦斯爐，多方便哪……」她抹了抹汗，拿起扇子搧風，「要是有冷氣還是電風扇，該有多好……」她長長唉了一聲，「我更想要可以沖水的馬桶啊……」

袁音的本名叫黎子琦，因為一場公車車禍，在四個月前穿越到這個歷史上沒有的永豐王朝。這也是她第二次出車禍，第一次車禍是發生在她十六歲時，當時爸媽載著剛放學的她和哥哥要去吃大餐，被對面酒駕的貨車迎面撞上，只有她和哥哥倖存，沒想到八年後，她還會再遇上車禍，這一次卻沒那麼好運，一撞就死了。

幸運的是，她穿越到這裡，藉著原主死去的身軀重活了過來。

憑借著原主的記憶，袁音知道原主的父母雙雙病逝，無依無靠，才會一時想不開的跳池自盡，也因為原主沒有親人，所以剛穿過來的她沒有依靠，只能想辦法養活自己，將想念現代親人和朋友的心情壓抑下來。

而沒有特殊技能的她，也只能用原來當成興趣，學得頗有成就感的塔羅牌占卜來糊口飯吃了。

所幸永豐王朝民風開放，吞火、吞劍的街頭表演處處都有，偶爾還會看到金髮碧眼的外國人，她會用塔羅牌占卜並不是多希罕的事。只是民風再開放，百姓們願意包容不同的人事物，骨子裡還是保有男尊女卑的觀念，女醫、女官、女將軍僅是少數中的少數，多數人還是認為女人要遵守三從四德，而階級制度也是存在，在街上擺攤做生意是最低下的，遑論是她這種年輕女子出來擺攤，更是被瞧不起，也不受到信任，所以她的生意一直都是平平淡淡的，賺不了錢但也餓不死，而且還多了她會嫁不出去的惡言。

袁音對此倒是無所謂，她並不想嫁人，因為她理想中的婚姻是現代的一夫一妻制，且丈夫得是個有著寬闊的胸襟、能包容她一切的男人，但在永豐王朝，男人納妾是天經地義的事，女子在出嫁後必須以夫為天，當個賢妻，無法活得自我，所以她寧可不嫁。

然而她這個穿越女也沒有開創大事業賺大錢的念頭，比起當醫生的優秀哥哥，她胸無大志，念普通的私立大學，畢業後當個一年一聘的約聘人員就能滿足，覺得人生有美食可以吃，可以安好的過就好，嗯……她就是懶。

袁音見水滾了便把麵撈起來，在上面淋了醬油，打了顆蛋攪拌，最後再灑點蔥花，一碗特製的蛋黃麵就完成了。

「如果我能中樂透就好了，這樣就能買下一座大山莊，剩下的錢用來置產投資，下半輩子當貴婦自由自在地過……」

當然她是痴人說夢，哪兒有樂透可買啊，她還是得擺賺錢才能養活自己。

她吃了口麵，又熱得配了口涼水，「不行，今天真的太熱了，萬一曬黑還得了，我這張臉算不上漂亮，也只有皮膚白這個優點……我看吃飽後就睡個美容覺，等

天氣變涼後再去擺攤吧……」
就這麼決定！

華燈初上，一輛深藍色的華貴馬車緩緩在鳳陽侯府的朱紅大門前停下，隨之一名身穿紫袍的年輕男子下車，守衛立即向前迎接。

那正是鳳陽侯樓君煥，年約二十四、五歲，長得相當俊俏，有著一雙狹長又冷漠的鳳眼，當眉毛一個輕挑時，無形中會散發出一股清冷又桀驁不馴的氣息，看似不好靠近。

「侯爺，您回來了！」

樓君煥見守衛恭敬的行禮，腳步也沒停，逕自踏入府內，後方的貼身侍衛也迅速跟上。

行走間，一直遇到下人朝他恭敬行禮，樓君煥都大步走過，未多加理會。

遠遠地，前方有個穿青衣的年輕男子，在聽到下人高喊侯爺的聲音時，忙不迭的轉過方向，加快步伐來到樓君煥的面前，畢恭畢敬道：「侯爺，老夫人在等您，吩咐了只要您一回府就馬上過去一趟，要是您不去，她今晚就不睡了。」

這是侯府內的總管王燦。

樓君煥冷冷瞪視他，譏諷道：「你倒是把你爹那一套學得十成十。」

「不敢……」王燦低下頭，一張年輕的娃娃臉顯得有些不知所措，「小的只是遵照老夫人指示……」

樓君煥撇過臉，原本想早點沐浴歇息的他，不得不挪步先去見母親。

見樓君煥往老夫人的院落方向走，王燦悄悄吁了口氣。

他們王家每一代都是擔任侯府的總管，今年初年邁的父親退下，改由他接任，他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，剛剛侯爺說他將爹的那一套學得十成十，這算被稱讚了吧？

王燦摸了摸頭，臉上泛著欣喜，用崇拜的目光目送樓君煥離去的背影。

樓君煥的小廝阿泉正想到大門口等主子回來，才走到半路，正巧看到主子的身影，忙向前迎接道：「侯爺，您終於回來了，是要先用膳還是先沐浴？」

樓君煥橫了他一眼，阿泉立即閉上嘴。

他在心裡想，侯爺是心情不好嗎？見人走遠了，他趕緊跟上，「侯爺，等等小的呀！」

之後樓君煥來到母親的院落裡，通報一聲後便進了房內。

老夫人孫氏坐在一張大紅檀木椅上，正吃著廚房準備的甜湯夜宵，高高瘦瘦的她仍舊看得出年輕時的美貌，和樓君煥有幾分相像。

此刻見兒子來了，她抬起凌厲的雙眼道：「總算把你盼回來了，這幾天都不見人影，我還以為你是走丟了。」

「皇上有事找我商量，不去不成。」樓君煥落坐在娘親對面，打了個手勢，馬上

有人上前替他倒茶。

「最好是皇上找你，每天你都早出晚歸，連讓為娘的瞧你一眼的時間都沒有。」孫氏不怎麼信地哼道。

樓君煥聽著娘親的抱怨，喝了口茶後問道：「娘，您有什麼事找我嗎？」

孫氏重重摔了湯匙，「還不是為了你的婚事，你還想裝傻？」別以為她不知道這小子就是怕她逼婚，才故意躲她這個娘的！她怨氣沖天又道：「君煥，你真的該為自己的婚事想一想了，你已經二十五，別人這個年紀都不知生了幾個孩子，你連一個子兒都沒生出來！」

「娘，您不怕我一訂親又出事了嗎？我這犯煞的命格，就連皇上都不敢為我賜婚了。」說完，樓君煥一派悠閒的端起茶喝，覺得這茶真好喝。

孫氏臉色一變，想起皇上在兒子十八歲後陸續為他賜下的三門婚事，女方都是出身良好的高官之女，結果不是病死就是意外死去，坊間都在流傳他這個鳳陽侯命中帶煞，才會一連剋死三任未婚妻，現在別說皇上不敢賜婚，連一般大戶人家的閨女都不敢嫁他。

孫氏真覺得不甘心，明明她把兒子生得那麼俊，本應該有很多姑娘搶著嫁他才對，想不到會遭遇婚事不順，被說閒話，甚至還有人寫成話本，主角有著剋妻命格，分明就是在影射她兒子……

一抬眼，見兒子涼涼的喝著茶，她眼一瞪，「你怎麼說自個兒命格犯煞了，你不是最不信邪，說那是迷信的嗎？」

樓君煥確實是不信邪的，他只是不想成親才這麼說。在過去皇上賜婚時他不得抗旨，現在母親想左右他的婚事，他當然不肯。

他沒正面回答，繼續喝著茶。

孫氏見兒子把自己的話當耳邊風，知道他一點都沒有成親的心思，更氣了，「因為你這個長子還沒成親，你二弟也無法成親，那個洪氏成天向我埋怨，一副是因為你命格帶煞才連帶害她兒子無法說親！哼，要不是她娘家對老侯爺有功，我也不會容忍她耀武揚威那麼久……」

死去的老侯爺共有一妻兩妾，孫氏向來與這個洪氏不和，但礙於洪氏國公府娘家的哥哥曾在老侯爺打仗時救他一命，還捐糧草救了整個軍隊立下大功，因此孫氏就算對她很厭憎，也得看在她娘家的救命恩情上容忍下來。

樓君煥一聽母親叨念個不停，忍不住站起身，「娘，您早點歇息吧，我不打擾您了。」

孫氏看他一副要逃的模樣，不由道：「君煥，你都二十五了，總不能一直這樣下去吧？你是嫡長子，有著為侯府傳承香火的重責……」

樓君煥回頭道：「娘，您催著我也沒用，我連個談親事的對象都沒有不是嗎？我看，就別管長幼有序，先幫二弟說親吧。」

孫氏喉頭哽住了，說不出話，只能看著兒子踏出房門。

袁音看著桌上排成一列的三張牌，今天她用的是聖三角占卜法，用來幫客人尋找失物，在掀牌後，她專業的解說道：「這位客人，妳抽中的是惡魔正位，高塔正位和皇帝逆位，惡魔正位代表妳正處於迷茫的煩惱狀態，高塔正位代表事態回歸於原點，也就是說前面的煩惱狀況回歸到零，妳的煩惱已經消失了，再加上後面的皇帝逆位，表示妳不需要花心思去處理這件事，所以妳的銀子是找得回來的，請妳放寬心吧。」

今天的客人是個身材高瘦的大嬸，她雖聽不懂什麼惡魔、高塔的，但最後一句話讓她大鬆了口氣，陪她一起來的兩個大嬸都為她感到高興。

「太好了，銀子找回來，妳就可以幫兒子辦婚事了！」

「聽大師的話準沒錯，我女兒能順利談妥婚事，都是多虧大師的建言呢！」個頭矮小的大嬸直誇口道。

高瘦的大嬸聽了更堅信能找回銀子，朝袁音感激不盡道：「大師，謝謝妳，這是二百文錢。」

袁音笑咪咪的接過銅錢，今天有十個客人了，她可以打道回府，心裡盤算著回家前順道去隔壁街買餛飩當午飯，那家的餛飩大顆肉多又好吃！

「對了，大師，我可以問其他人的事嗎？」另一名身材寬胖的大嬸突然湊前問道。聽到還有生意上門，袁音當然回以親切的微笑：「當然可以了，妳是想問妳兒子、女兒的婚事嗎？」大部分的客人上門問事，年輕的都是問姻緣，長輩都是操心兒女的婚事，偶爾才有尋找失物或其他的事來問她。

「不是，我是想問……鳳陽侯的婚事。」她一臉神祕兮兮，八卦地道：「京城裡沒有人不知道，皇上為鳳陽侯賜婚三次，但他的三任未婚妻全還沒進門就死了，坊間都在謠傳他的命格帶煞，才會剋死未婚妻，我想知道鳳陽侯的命中有沒有姻緣？」

「妳問鳳陽侯的姻緣幹什麼啊？」高瘦的大嬸和矮個子大嬸都納悶的問她。胖大嬸嘿嘿一笑，「我最近看了一本話本，男主角和鳳陽侯一樣，都有帶煞的剋妻命格，三任未婚妻都亡故，因而心裡有了陰影，不想成親，這時候女主角出現了，不畏他的剋妻命格，執意和他在一起，兩人愛得轟轟烈烈的，燒得我的心像滾水般熱騰騰的……」她捧住心口，說得興奮，不自覺地拉高了嗓門。

「啊！妳說的那話本我剛好有看，我怎麼沒想到男主角的命格就跟鳳陽侯一樣！那話本真的好精采，女主角想跟男主角相愛，但男主角怕剋死她，一直拚命推開她，最後好不容易才克服心結接納她……」矮個子大嬸雙眼發亮，講起劇情亢奮得不得了，聲音拔高。

高瘦的大嬸沒看過話本，但聽她們這麼一說，久違的少女心都激發了，「妳們說得我都想看那話本了！據說鳳陽侯長得俊又文武雙全，非常受到皇上重用，要是因為這帶煞的命格無法成親生子就太可惜了……」

胖大嬸點頭道：「是啊，所以我才想說話本裡的男主角歷經千辛萬苦才和女主角在一起，不知道鳳陽侯有沒有這個福氣，能找到屬於他的真命天女來破除他這帶煞的命格？」

三個大嬸你一句我一句的，臉紅紅好不興奮，越說越熱血沸騰，都不知道她們大嗓門幾十尺處外都聽得到，引得好幾個路人回頭看過來。

袁音更是聽得茫然，嘴巴張得大大的，都快可以塞入一顆果子了。

啥？她們是在說話本劇情……不是，她們是在說鳳陽侯的愛情故事，將話本裡的男主角投射在他身上，談論著現實中他能不能找到真命天女……這會不會太八卦了？

有關於鳳陽侯，袁音是聽過他命格犯煞，一連剋死三任未婚妻的事，但她聽過就算了，畢竟糊口飯吃比較重要，哪有空閒去管別人的私事。

「大師，可以幫我們算算鳳陽侯的姻緣嗎？」

三雙眼睛齊齊看向她，袁音有點無措，「這個嘛……」

其實，要幫別人占卜，最好是本人，或者與自己有相關的人，這樣算出來的結果才準確，而且心態也要正確，她們用這樣八卦的心態問別人的姻緣實在是……

就在袁音僵持的時候，一輛華貴的馬車不知何時停在她的攤前，馬車的主人下車來，正是她們所談論的男主角樓君煥。

剛剛馬車駛進這條街時，大嬸們七嘴八舌的高亢聲音早傳入車裡，被他聽得一清二楚。樓君煥知道百姓們將他夭折的婚事當成茶餘飯後的話題，早就心生不悅，今天正巧被他當場逮個正著，他又怎麼會放過呢？

他身邊的侍衛接過他的指示，鏗鏘有力道：「你們這些愚蠢婦人，竟當街議論鳳陽侯的私事，輕蔑王公貴族，該當何罪？」

此話一出，三個大嬸轉過身，見到樓君煥，就算沒見過他本人，單憑他高貴不凡的氣勢，還有這等馬車侍衛的陣仗，就嚇得雙腿一軟，直直下跪。

「侯、侯爺……」

樓君煥似笑非笑的看著朝他下跪的婦人們，「怎麼，沒想過本侯爺會出現？敢把本侯爺當成話本裡的男主角談論，道些有趣的八卦是非，是想被拔舌頭嗎？」

話落頓時傳來抽氣聲，接著是一陣哭天搶地——

「侯爺，請高抬貴手，我們不是故意的，只是關心侯爺的婚事……不，是小的愚昧才會管不住嘴巴，請饒了我們吧……」

「侯爺，請恕罪……」

袁音張口結舌的看著這一幕，有沒有這麼倒楣，在說別人八卦時竟被當場抓了個現行？

而且她還聽到什麼了，這個自稱是鳳陽侯的男人竟說要拔她們的舌頭，這也太殘酷了吧？虧他長得那麼好看，比電視裡的偶像明星還要俊，卻是包藏著歹毒之心！

袁音穿越來永豐王朝四個月，第一次體驗到古代王孫貴族的蠻橫專制，心裡憤怒又驚嚇，身子抖了一下，剛好這椅子有點長短腳，她失去平衡往後一栽，發出一聲響亮的哀叫。

「哎喲，好痛！」

樓君煥聽到這一記淒慘的叫喊聲，和侍衛一同循聲看去，就見原本坐在攤子後的年輕女子不見了，恐怕是栽倒在地上。

樓君煥特地走過去，他冷冷看著摔得四腳朝天的袁音，薄唇嘲弄一撇，「是做了虧心事，才怕本侯爺怕到摔了跤嗎？」

袁音被他居高臨下的看著，尷尬又狼狽，出聲澄清，「才不是！我是因為椅子長短腳才栽倒的……」接著她很快爬起來，直視他，嚴正申明，「而且我……並沒有做虧心事！」

樓君煥在與她平視後，才看清楚她的臉。這絕對稱不上是個美人，只能說她有著一張清秀的鵝蛋臉，白皙的皮膚讓她看起來顯得稚嫩，一點都不像是個道行高深的算命師。

看到她頑強的澄清，他感到有些可笑，「妳該慶幸妳什麼話都還沒說，要不妳的下場就是跟她們一樣，要被拔舌頭！」說完，他轉過身，朝侍衛指示道：「押走！本侯爺得殺雞儆猴，才能杜絕這種不實的謠言。」

「侯爺饒了我們吧……侯爺，我們不敢了！」

袁音無法容忍這種拔人舌頭的殘酷行為，這根本不人道！她也發現周圍突然變得好安靜，鄰近攤販和逛街的路人都躲得老遠。

沒有人敢仗義直言，看來只有靠她挺身而出了！袁音自他背後發出不平之聲，「侯爺，你太過分了！她們只是閒聊幾句而已，並沒有危害到侯爺你本人，罪行真有那麼嚴重到要拔舌頭嗎？」

樓君煥轉回頭看她，黑眸裡隱隱閃動著憤怒的火光。

他說要拔舌頭自然是嚇唬她們的，但肯定少不了杖打以示警告，這個女人簡直是膽大包天，竟敢對他的處置指手劃腳的，說他過分。

袁音看得出這個男人全身散發著怒火，依舊鼓起勇氣道：「侯爺，她們只是說話沒有分寸，一時太沉迷話本，才會不小心說出冒犯你的話，她們知道錯了，你就大人不計小人過，饒過她們一回吧！」

竟還敢為她們求饒！樓君煥沒見過這種膽大到幾近愚蠢的女人，遇上這種事，一般人避開都來不及了，怎麼會想攬上？

他頗有興味的勾起笑，「那不如——妳來幫本侯爺算命好了，要是準，本侯爺就饒了她們，要是不準，就連妳的舌頭一塊拔！」

袁音倒抽了口涼氣，在心裡罵道，他是變態嗎？到底有多愛拔人舌頭！

但無可奈何，她只得豁出去道：「好，那就由我來幫侯爺占卜！」

袁音看向跪在地上的三個大嬸，見她們都擔憂的看她，朝她們點了記頭，要她們放心。接著，她迎向這個令人咬牙切齒的男人，擠出一個專業的親切笑容，「侯爺，請坐。」

樓君煥一掀袍襯，坐上椅子。

袁音快速洗好牌，「敢問侯爺想問什麼事？」

樓君煥瞥過桌上的牌，不發一言。要用幾張牌來算命，她真的行嗎？

袁音看得出來他是瞧不起自己的能力，不屑理睬她，但她還是忍耐住，又問了一次，「侯爺，你要說出你想問的事，我才能幫你算。」

塔羅牌和一般的算命不一樣，不會算過去，是算未來的，且最好有個占卜主題，

對於占卜結果的解讀才能越精準。

「侯爺不說，我就自己出題了，我來算侯爺的姻緣吧，敢問侯爺現在可有心儀的女子？」袁音看到樓君煥不甚高興的瞪著她，賭氣道。

管他的，誰教他悶不吭聲！

接著袁音將牌放在他面前，「請侯爺先平靜下心，然後在心裡默念你的答案，再從這副牌中抽出一張你想要的牌吧！」

樓君煥從沒有見過這種算命法，覺得頗新鮮，他倒想看看她會怎麼算。

他隨意抽了一張牌，翻過來看，上面畫的是一個倒吊的人。

他蹙起眉，倒吊的人，怎麼看都不祥。

袁音為他解說，「侯爺，這是倒吊人牌，在愛情的占卜裡若出現了倒吊人牌，就是代表苦戀，明知道不一定會有好結果，但仍是全心全意、犧牲奉獻的付出，並且懷抱著她會回到你身邊的希望。我猜，侯爺你有暗戀的女子吧，你正在苦苦等待著她的回應吧？」

樓君煥當下臉色一變。

袁音敏銳地捕捉到，「我說中了嗎？」

樓君煥譏笑出聲，「大錯特錯，無稽之談！你還真有膽子敢矇騙本侯爺！」

袁音真想喊冤，辯解道：「什麼矇騙，我沒有，我明明看到你臉色……」

樓君煥銳利的冷視她，截斷她的話，「雖然是矇騙，不過你的推測倒挺新鮮的，竟說本侯爺在苦苦等著誰，好笑到都快讓本侯爺開懷大笑……」接著，他掀起那一疊牌看，哼道：「這些牌都畫得挺好看的，看得本侯爺心情頗好，今天就饒過你一回吧！」

什麼跟什麼嘛……袁音真是感到莫名其妙，有氣說不出。

樓君煥從椅子上站起，睥睨的看向跪著的三個婦人，「把你們的嘴閉緊，下次本侯爺絕不寬貸。」

「謝侯爺饒恕！」

袁音見他上了馬車，馬車一駛離，她馬上向前慰問大嬸們。

四周圍原本不敢吭聲的人們這時才你一言我一句的交談起來，有說袁音的膽子真大，竟敢挑釁鳳陽侯，幸虧好運地撿了一條命，也有說往後不得散播鳳陽侯的不實謠言，真的會被拔了舌頭等告誡彼此的話。

袁音安撫完大嬸們後，望向已經駛遠的馬車，喃喃地道：「真是有驚無險，京城那麼大，應該不會再遇上吧……」她忙搖頭，「不會的，哪有那麼『幸運』能常看到王公貴族的？」

見了就倒楣，最好不再見！

另一邊，馬車內，樓君煥神色複雜，想著方才袁音測出的結果。

「那叫塔羅牌嗎？也太準了……」

她說對了，他確實苦苦等待著一個女人，所以他才不想成親，他將正妻的位置留給那個她，一直在等待著她回到他身邊。

然而，他卻不知道佳人位於何處，八年來，依舊遍尋不到。

第二章 侯爺的成親對象

袁音抬頭望向那寫著「鳳陽侯府」大大四個字的匾額，遲遲不知該不該往前一步。

在前幾天，她才想著她和鳳陽侯最好是再也不見，為什麼現在還要到他府裡？

這實在是……她也沒料想到，自己這小小塔羅牌占卜的攤子名氣太響亮，鳳陽侯的胞妹竟差人找上門，邀她到侯府占卜。想到鳳陽侯那個性子，也不知道自己拒絕他妹會有什麼下場，再加上那位小姐的丫鬟說會給她很多賞銀，想到來這兒賺一天，可抵得上她頂著大太陽做很多天的生意，不來的是笨蛋。

袁音往前一邁，在心裡告訴自己，鳳陽侯日理萬機，多半不在府裡，她才不會那麼倒楣地遇上他。

她向守衛報上自己的名字後，沒多久就有個年約十五、六歲的小丫鬟來領她入府。

「大師，我叫冬兒，請隨我來吧！」

袁音隨著她走，瞧著眼前雕梁畫棟的建築，還有造景花圃、小橋流水，真是美不勝收，只是她也同時感到一股熟悉感，好像曾經來訪過，不，怎麼可能，大概是她古裝劇看多了，才會感到似曾相識。

「大師，請問塔羅牌是什麼？」冬兒突然回過頭問她。

袁音不吝於回答，「塔羅牌是源自西洋的一種占卜紙牌，主要用途是用來占卜和心理分析，藉著塔羅牌占卜可以預測戀愛、事業、健康、財運等問題，它總共有七十八張牌，我個人習慣用二十二張大牌來占卜，還有很多人說塔羅牌是與潛意識的對話，但也不完全是，它是一種超然的存在……」

見冬兒聽得愣了，袁音乾笑著道：「等會兒我會示範，你看著就好。」

她被帶進一座大院落裡，隨冬兒進了一間廳中，再繞到一座屏風後，只見鳳陽侯之妹樓月璇早坐在一張軟榻上等她了。

這是個年約十五、六歲，長得嬌俏明豔的姑娘，穿著火紅貴氣的衣裳，眉宇間流露出睥睨神情，身邊有六個婢女服侍著她。

樓月璇上下打量著袁音，道：「就是你？早聽說你很年輕，才大我沒幾歲，這模樣看起來一點都不像個算命大師。」

袁音看出她的鄙視，心裡微微有怒，這大師之名又不是她自己冠上的，更何況用年紀來評斷個人的能力也太藐視人吧。

她擠出微笑道：「我本來就不算大師，只是對這塔羅牌鑽研多年，算得還算精準，用來做生意混口飯吃罷了。」

樓月璇不甚在意她的話，只滿意地看著自己塗得豔紅的指甲，緩緩勾起笑道：「那就讓我看一看你算得多準確吧，算得若準，有賞銀。」

袁音聽到賞銀兩個字，自動把怒氣拋到腦後，「請問樓大小姐想問什麼問題呢？」

「我想問什麼……」樓月璇想了想，「一時之間我也想不到要問什麼。」

袁音心想姑娘們多半喜問戀愛運，這大小姐八成也是，便道：「大小姐是否有心儀的男子？我可以幫您算算您跟他有沒有姻緣。」

樓月璇一派傲慢的道：「我才沒有心儀的人，我可是堂堂鳳陽侯之妹，侯府的嫡出小姐，哪可能隨隨便便就瞧上哪個男人？」

是，就妳眼光高！袁音不以為意，客氣笑道：「那麼，我幫樓大小姐測姻緣何時到吧？」

有別於其他姑娘聽到這句話的羞赧反應，樓月璇是一臉興趣缺缺，「問這個真無趣……」她眉一挑，像是想到什麼好玩的，「不如妳幫我占卜我未來夫君的相貌好了，看長得俊不俊，要是不俊，我就不成這個親了！」

袁音在心裡寫了一個「囧」字，她幫那麼多人占卜，真沒見過這種要問未來丈夫長得如何的，這要她怎麼算？但她能不算嗎？

袁音依然拿出牌來，在心裡打定主意，不管抽到什麼結果，她都必須說對方長得好看，總歸這鳳陽侯之妹，嫁的男人肯定是精挑細選，相貌不會差到哪去的。

袁音隨意抽了張牌，說了「面如冠玉」、「貌比潘安」等形容詞，多少有些添油加醋。

聽完她的形容，樓大小姐蹙起眉來。

袁音心忖，莫非自己說得太誇張了嗎？

「不行，我想像不出來……妳用畫的吧！」

袁音聽了幾乎快吐血，所幸她畫功不錯，占卜用的這二十二張大牌她都畫得出來，何況只是一幅人物畫。

袁音本身有繪畫天分，從前上學時也參加過美術社團，雖然畫不出很厲害的畫，但畫肖像是沒問題的，她用心畫出一名古代美男子的容貌，努力呈現出那面如冠玉、貌比潘安的俊美。

丫鬟們都好奇的圍上前看，紛紛驚嘆道：「畫得真好啊，手好巧！」

樓月璇按捺不住地要丫鬟把畫拿給她看，這一看她非常滿意，臉還有點紅了。「原來我未來的夫君長這麼俊，真不錯……」心情好的她，看丫鬟們都躍躍欲試的也想問問題，大方的道：「妳們有什麼想問的也問一問吧！」

丫鬟們問的無非是姻緣，袁音都用戀人金字塔的牌陣來算，一一回答——

「妳的他在兩年後才會出現……」

「對方不值得，妳該結束暗戀了——」

「……或許妳該提起勇氣告白。」

在最後一名丫鬟問完後，袁音自覺大功告成，可以等著領賞銀。

「大師，可以幫我畫張符咒放在枕頭下嗎？我想讓他喜歡上我……」

啥？符咒？

「塔羅牌占卜不用這種東西……」袁音在心裡腹誹，想要符咒，應該是去找道士吧？

「喔……」丫鬟失望道。

「好了，今天辛苦妳，拿去吧！」樓月璇差丫鬟拿來早已備妥的錢袋。

袁音接過那一袋銀子，沉甸甸的，頓時歡喜道：「謝謝大小姐！」

樓月璇看她的表情好似很貪財，頗為不屑。

袁音無所謂，反正賞銀拿到手，以後也不會相見了。

就在袁音拿了賞銀，想要告退離開之際，只見一位老婦人被兩個嬤嬤一左一右的

攏扶過來，廳裡的丫鬟們看到她，無不恭敬的稱呼「老夫人」。

袁音沒想到老夫人會在此時出現，頓時有些措手不及，覺得自己杵在廳中很奇怪，於是退到丫鬟們旁邊，和她們一起行禮。

樓月璇看到母親來了，笑盈盈的道：「娘，您午睡起來啦，您腿腳不好，快坐吧。」

孫氏原本要坐下，眼尖的看到丫鬟中有名陌生女子，疑惑的朝女兒問道：「月璇，這人是？」

樓月璇瞥了袁音一眼，「娘，她是在街上算塔羅牌的。」想到母親不知道塔羅牌是什麼，她解釋道：「塔羅牌是一種可以幫人算命的紙牌，我請她過來幫我算命。」

「怎麼把一個算命的叫來府裡了？」孫氏蹙著眉叨唸了句，視線犀利的盯向袁音。袁音真覺得那目光如刺，讓她頭皮發麻，看得出這位老夫人不是好應付的，她故意柔順地垂下頭，不去看，只希望老夫人不找她麻煩。

樓月璇心情好的道：「有什麼關係，好玩唄！娘，我已經算完了，您要算算嗎？」

「不必，既然算完了，就請她回去吧。」孫氏沒再多看袁音一眼，讓丫鬟攏扶自己坐在柔軟的椅榻上。

樓月璇朝袁音揮了手，「沒妳的事了，回去吧！」

「是。」袁音應聲後繞過屏風退下，還沒開門踏出廳外，屏風內就傳來了對話聲——

「月璇，妳真是不像樣，有口碑的得道大師又不是沒有，妳怎麼找上一個在街上擺攤的算命師？還是個年輕姑娘，哪有正經的姑娘家會在街上擺攤算命的，肯定沒什麼本事，是詐錢的，妳簡直蠢得被騙了！」

「娘，您別罵我蠢，她看起來不像騙人的，很多人都說她算得很準……」

「要我別罵妳蠢，妳怎麼老是做這事？不如好好把這精力花在學刺繡上——」

「哎呀，別老是要我刺繡……」

兩人的對話都飄進了袁音耳裡，連要送她出府的丫鬟冬兒都聽到了，倍感尷尬。在兩人踏出院落，走在中庭一條迴廊上時，冬兒想著要打破這尷尬的氣氛，硬是擠出話來和她聊。

「大師，妳剛剛算塔羅牌真的好厲害啊！」

「剛剛妳怎麼沒要我幫妳算？」袁音想起剛剛只有冬兒在旁邊看著，沒讓她算戀愛運。

冬兒覲覦一笑，「因為我沒有喜歡的人啊。對了，大師，妳有替自己算過姻緣嗎？」

「姻緣？」袁音聳了聳肩道：「很久以前我有算過，但現在我不想嫁人，就沒再算了。」

「為什麼不想嫁人？」冬兒像是聽到多駭人聽聞的話。

袁音毫不忌諱的道：「這個有很多原因，嫁人的話，一輩子都會被拘束在夫家，要以夫為天，要是丈夫花心想納妾的話，就算心裡再不願意也得接受，不然會被當成妒婦……比起嫁人，我寧可擁有一座大山莊，養些牛羊，闢個牧場來經營，一個人自由自在、不受拘束的過日子。」

這般特立獨行的話語，讓冬兒聽得瞠目結舌，耳邊轟轟作響，回過神發現袁音突然加快速度往前走把她拋下了，她馬上追上去，「大師，等等我呀……」

位於迴廊的左側有一大片花圃，樓君煥和王燦、阿泉剛好走來此地，看到她們兩人走過，樓君煥盯著袁音的身影，驚訝的道：「那女的怎麼會……」在他的侯府裡？

王燦以為主子是訝異府內來了陌生女子，稟道：「侯爺，那位姑娘應該是大小姐請來的客人，是在街上用塔羅牌幫人算命的大師，大小姐吩咐要讓冬兒招呼她。」

「總管，塔羅牌是什麼？」阿泉疑惑問道。

「這……我也不清楚。」王燦搖了搖頭。

樓君煥不發一言，他移開目光，往自個兒的院落大步邁去。

這一天晚上，樓君煥一回侯府又被母親召見。

不用想，孫氏又是要提婚事，為了不被母親大罵他不孝，對不起列祖列宗，他還是依言前往母親的房裡一趟。

孫氏這一叨念就念上許久，樓君煥百無聊賴的聽著，心思都在皇上交代的差事上，突然間被「表妹」兩個字打回神。

樓君煥抬頭問：「娘，您怎麼提到表妹？」

孫氏狠狠瞪了他，「我說了那麼多，莫非你都沒在聽嗎？」她深深嘆了口氣，只好再說一遍，「是這樣的，你那個住在城南的婉婧表妹，以前跟著你姑母和姑丈來過京城，跟你見過幾次面。聽說她對你念念不忘，為了你婉拒過不少說親的，她也知道你三樁夭折的婚事，說是只要你能嫁給你，她不怕那些你剋妻的傳聞，而且據說你姑母還找上法師為她批過命，說她和你的命格互補，可以助你破除煞氣，和你白頭到老。」

樓君煥對這個所謂的婉婧表妹完全沒印象，聽到娘說表妹的命格和他互補，可助他破除煞氣，不由得嘲諷一笑，想不到他真的成了話本裡的男主角了。

孫氏勉為其難的道：「我也不愛你那個表妹，小家子氣，不夠大方，要怎麼擔當起侯爺夫人的重責。她那個娘我更不喜歡，仗著是你爹最寵愛的么妹，跟你爹借過不少錢來還她家老爺的債，也一直想攀高枝，雖說是法師批命你表妹可助你破除煞氣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但好歹你表妹不畏謠言願意嫁你，也算是難得可貴，要是真能和你順利成了親，為你生下一男半女也是好事……」

樓君煥真是聽不下去，重重嗤道：「娘，妳兒子是誰都不要的硬餒餒，有個人希罕就可以打包送人嗎？」

孫氏真是被他氣得瞪眼，「胡說什麼，要是我兒子能談更好的親事，我也不想便宜那一家人。」

「娘，如果妳非要我成親的話，那人我自己來選吧！」

聽到兒子說出這句話，孫氏吃驚的望向他，「你上哪兒選……莫非，你已經有了中意的對象？」她喜出望外道：「找你中意的總比娶你表妹好，快說，是哪戶人

家的女兒？」她說著又蹙起眉頭，「只是，人家姑娘聽到你的傳聞，還肯嫁嗎？是不是找個法力高超的法師來辦個法會，來化解你的煞氣較好？」

孫氏理所當然的認為，兒子看上的肯定是極出色的名門閨秀，兒子喜歡誰都好，就怕對方不肯嫁，怕又出事。

她雖然不想信邪，不認為兒子真是剋妻的帶煞命格，但外面的流言太多，聽得她心慌，深怕婚事一定下又會出事，那兒子就更坐實剋妻的惡名，這一輩子都要打光棍了，因此若辦個法會就能化解兒子身上的災厄，她當然要一試。

樓君煥不過是隨口一說，豈料娘親會認定他有人選，還說要找法師辦法會，眼見母親這個從不迷信的人都為他的婚事急糊塗了，他倒是生出了一個念頭。

不如就這麼將計就計，自己挑個人來當擋箭牌，省得母親一天到晚催他成親，自己耳根子也能清淨些。

「那個姑娘的身分，兒子現在還不能說，娘就靜候消息吧。」樓君煥神祕兮兮的道。

他腦海裡浮現前兩天在府內看到的那個算命師，想起她說中他有心儀的人，又想起她離經叛道的說著不想嫁人的話，他想，或許她是個不錯的人選。

明天，就去見她吧。

這種悠閒的日子真好啊！

袁音這幾天都睡到日正當中，沒去擺攤，先前那筆賞銀足足有十兩銀子，是一般人家好幾個月的收入，她當然要慰勞自己放幾天大假了。

這會兒她吃過午飯後就用小黃瓜敷臉美容，只覺躺在床上真是舒服，雖然她有想過來計劃個三天兩夜的觀光之旅，畢竟穿越後她就忙著賺錢養活自己，還沒機會上哪玩呢。

但想到外面那麼熱會曬黑，沒有手機可搜尋風景區，交通也不方便，只能用走的，或另雇馬車，也怕她一個單身女子外宿會遇上黑店……想到這些她就懶了，乾脆打消了主意，還是宅在家裡好了。

袁音昏昏欲睡地閉上眼，就在快睡著之際，有人敲門了。

「叩——叩——」

袁音被吵得很不開心，翻了身，真想把耳朵捂起來。

「叩——叩——」

袁音終於忍受不了，從床上爬起來，不悅的喃喃道：「真是的，到底是誰在敲門？」她不得不下床去開門，全然忘了臉上敷著小黃瓜，隨著她下床，立刻落下幾片黃瓜，待她走到屋外，僅剩眉心一枚，臉頰上各兩枚，這樣子看起來好不滑稽。

「來了！」她高喊道，隨即打開高牆間的木院門，一看到外面的人，她一臉受到多大驚嚇似的，倒抽了一大口氣，再用力關上木門。

「幹什麼，見到本侯爺來竟直接關門！」樓君煥真不敢相信她見到他的態度是直接關門，當他是鬼嗎？他用手扳住木門，不讓她關上門。

袁音明知道自己這行為是大大的不敬，但她就是管不住自己的雙手，想把門關上，不讓他進屋。「侯爺，該不會是你懷疑我詐了你妹妹的錢，來找我秋後算帳的吧？」堂堂鳳陽侯，怎麼會特地上她家找她？袁音只想得到這個理由，上次惹得他不悅，說要她拔舌頭，那這次呢？

「我不是來找妳算帳的，是有其他事要跟妳商議，快開門！」樓君煥不耐煩的道，這個女人是吃了什麼力氣這麼大，門板竟按得那麼緊。

袁音一聽，鬆了口氣，馬上改變不敬的態度，俐落的拉開門，朝他客客氣氣地道：「侯爺你好。」

這個女人變臉還真快！樓君煥原本心裡還有氣，一看清楚她的臉，頓時氣不了，表情有些古怪，「妳是在吃黃瓜……吃到滿臉都是嗎？」

位於樓君煥身後的近身護衛看到她的臉，都一副快憋不住的笑出來了。

「啊！」袁音這會兒才想起自己正在敷臉，趕緊轉過頭，把臉上的黃瓜片拿下，再轉過頭來，「侯爺，我這是在敷臉，敷臉對皮膚好。我絕不是在吃黃瓜……」樓君煥懶得聽她解釋，大步踏進院子裡，他身後的護衛也尾隨進來。

他是想跟她商議什麼事？袁音看到他朝屋子走去，只能快步追上。

樓君煥讓護衛守在屋外，踏進屋內後，頓時擺出嫌棄的臉色。

他從沒見過這麼小的房子，廳堂那麼小，連他寢房的一半都不到，像鳥籠似的，四面圍牆上都是斑駁，在風吹雨打下不會倒嗎？家具也很少，只有簡單的桌椅，他原本不想坐的，但想到要跟她談事情，總不能都站著，便坐了下來。

豈知他一坐下，椅子就重心不穩的搖晃了下，嚇了他一大跳，幸虧他動作快，扶住桌面才穩住。

「侯爺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來不及跟你說，你坐的那張椅子不太穩。」袁音看他狼狽的姿態差點笑出來，只能努力忍住，表現出歉意。

樓君煥想到她曾因為椅子不穩往後栽倒的事，皮笑肉不笑道：「妳家的椅子都是壞的嗎？」

「不，這張椅子是好的。侯爺換這張坐吧，才不會摔跤。」袁音指著另一張椅子，很真誠的道。

「不必。」樓君煥立馬拒絕，他可不認為自己連坐都坐不好，只不過是椅子有點不穩而已，豈會像她一樣冒失地摔一跤。

有貴客上門，袁音當然要招待，她左看右看，家裡只有茶水，她只得倒上一杯，

「侯爺，家裡頭沒什麼好招待的，只有粗茶而已。」

樓君煥默默地盯了眼杯裡的茶水，「無妨，我本來就沒有期望過。」

真是沒禮貌！袁音嘴巴囁嚅著，沒說出口，直接進入正題的道：「請問侯爺今日來找我是有什麼事嗎？」

樓君煥沒有回答，先是問：「妳爹娘不在嗎？」

袁音回道：「我爹娘已經過世了，現在只有我一個人住。」

樓君煥在心裡忖道，雙親不在，那麼好談了，只要她同意就好。

他到底是有什麼事找她商議，神祕兮兮的，害她好奇極了！袁音等著他說下去。

終於，樓君煥緩緩啟唇，「妳知道京城裡流傳著我有剋妻命格的流言吧，上回那些嘴碎的婦人也說了，我曾被皇上賜婚，有過三任未婚妻，但她們都沒進門就死了，我想知道，妳也認為她們是我剋死的嗎？」

袁音很是意外他會這麼問，想了下才回答道：「老實說，我並不了解她們死去的原因，實在是難以表達我的看法。」

樓君煥聽到她這麼回答，露出滿意之色，這代表她是個有主見的，會想去了解詳情，沒有聽信謠言，人云亦云。

樓君煥沒有忌諱的說起，「第一任未婚妻是在我十八歲時賜婚的，聽說她從小身子骨就孱弱，賜婚後沒多久，有天夜裡她起來喝水，失足摔傷頭，接著染上風寒，高燒不退而死。」

「第二任未婚妻是在我二十歲時賜婚的，是個將軍之女，騎馬射騎都很精通。一日天色不好，視線不明，她不顧勸阻執意騎馬，就這麼從馬背上摔下死了；第三任未婚妻是在我二十三歲時賜婚的，聽說她是到廟裡替家人祈福，在回來的途中遇上牛群，馬車翻落湖裡而死。」

袁音聽完之後，摸了摸下巴，正色道：「第一任未婚妻本身身體虛弱，是摔上一跤又染上風寒，導致發高燒而死，第二任未婚妻是在視線不明的情況下騎馬摔死，第三任未婚妻是坐的馬車出事故而死，聽起來都是很合理的意外，沒什麼牽強的地方，這樣就說侯爺有剋妻命格我並不認同，他們怎麼不說是侯爺你比較倒楣，都遇上不長命的女人呢？」

聽到她的回答，樓君煥受到強烈的震撼。

這幾年來，外面都謠傳他命格犯煞，才會一連剋死三任未婚妻，他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人說出，是他比較倒楣這樣的話，頓時生出對她的欣賞，她與眾不同的見解讓他更堅定自己這個計劃的人選非她不可。

「侯爺，你問我這個，跟你要找我商議的事有關係嗎？」袁音仍搞不清楚頭緒。樓君煥這才清楚的說出來意：「我接連三樁婚事都夭折，我母親抱孫急切，逼著我娶我表妹為妻，說我表妹無懼剋妻的流言，又說已請法師批過八字，她可為我擋下煞氣，但我並不想娶她，我希望妳能當擋箭牌為我擋下。」

袁音一愣，「擋箭牌……這什麼意思？」

「做我的妾。」這四個字鏗鏘有力的落下，他繼續道：「我母親逼我娶表妹這事，我已經拒絕了，現在這人要自己選。袁姑娘妳不迷信，肯定是不畏懼和我結為夫妻會被我剋死，是最好的人選，且妳用塔羅牌為人算命，是極罕見的奇特女子，我可以找個有名的法師編個理由，說妳命格奇異，納妳作妾可為我擋煞，消除我剋妻的命格，再加上只是作妾，用來說服我母親答應讓妳進門是行得通的。」

袁音聽了他這一連串的話，瞠目結舌，簡直離譜至極！她都快氣得七竅生煙了，

「侯爺，恕我不同意，我活得堂堂正正的，是不做妾的！」

看她那麼生氣，一副羞辱了她似的，樓君煥在心裡忖道，他也很委屈，要不是情勢所逼，他也不想納她為妾。

他說出重點，「只是假成親，當有名無實的夫妻，當然，我會給妳好處的，妳說

妳不想嫁人，比起嫁人，妳寧可有個大山莊，養養牛羊，經營牧場，自由自在、不受拘束的過日子，我就給妳一個大山莊，讓妳做妳想做的事。」

袁音驚訝得合不攏嘴，原來她在鳳陽侯府內對丫鬟說的話，都被他聽到了。

「如何？」樓君煥勾起唇一笑，「本侯爺只想圖個清靜，讓我母親別逼著我娶妻，只要當我三年的擋箭牌就夠了，三年後，妳就能得到一座大山莊，一座牧場，我還會差幫手去照料妳的牛羊。這麼好的交易，妳不會錯過吧？這比起妳頂著太陽擺攤算命輕鬆多了，從此可以讓妳過著富裕不虞匱乏的日子。」

袁音聽了仍是只有生氣，她沒忽略他眼底閃過的得意，一副「她肯定會答應」的樣子，「恕我拒絕！」

聽到她拒絕，樓君煥當真怔住。

袁音對著他發愣的俊顏，怒道：「侯爺，你把我當成什麼了？因為我說過想要大山莊的話，你就把我當成貪財的人了？我是愛財沒錯，但我知道天底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，就算窮到快餓死了，我也沒想過要賣了自己！我是不會給人做妾的，你少瞧不起人了！」

樓君煥沒想到她的反應會那麼激烈，這樣的發展偏離他的預想。

這丫頭還挺有志氣的，不過，像她這種特立獨行會說出不想成親的女子，本來就不是任人拿捏的，他承認是自己低看她了。只是，不管如何，他這個侯爺都是不可能朝她低頭的，他可以換個方式讓她答應。

下一刻，樓君煥從椅上站起身，一副惋惜道：「既然袁姑娘那麼不甘願做妾，那本侯爺就不強求了，真可惜，本侯爺在郊外的那棟別莊比侯府還要大上兩倍，且土地寬闊，遍地草原，適合闢個牧場，還冬暖夏涼，是適合居住的好地方，又臨近湖泊，風景優美。我本來還想，妳到了那邊也沒人認得妳，知道妳當過我的妾，可以重新過生活……真可惜啊，三年其實很快就熬過去，又不是一輩子要妳做我的妾，既然妳不願意，本侯爺只好去找願意配合我的女子了……」

袁音原本是斬釘截鐵地拒絕，一聽到樓君煥的話，內心忍不住動搖——

天啊，那個別莊居然比鳳陽侯府大上兩倍，還土地寬闊，遍地草原，而且冬暖夏涼，是個居住起來很舒適的地方……

又有湖泊，她最喜歡有湖有海的地方！

況且他說得對，才三年而已，很快就熬過去，她又不是什麼大人物，誰會知道她曾當過別人的妾？

他提出的這筆交易就像樂透，她中獎了，還是特大獎，讓她得以實現夢想，得到夢想中的大山莊，要是錯過這個機會，她以後就沒得找了！

當眼看樓君煥就要踏出門檻，一個情急之下，她衝上前捉住他的袖子，急喊出，「等等！」

樓君煥瞥了眼她，用力捉住他袖角的手，嘴角隱隱浮現得意。

袁音看他直盯著自己的手看，察覺到靠他靠得太近了，趕緊鬆了手，往後一退，擠出她生平最諂媚的笑，「侯爺，我沒有說不要，我只是需要多一點時間考慮……現在考慮好了。」

樓君煥滿意一笑，「我們終於有共識了。」

「可是要白紙黑字打好契約。」袁音慎重的道，她可不忘要保護自己。

「這是當然的。」樓君煥從衣襟裡取出一式兩張的合同。

袁音看他早就備妥了，才知原來自己會答應都在他的預料當中，她被他方才說的話給套進去了。

她只能仔仔細細的看合同，一句句逐字看，就怕一不小心會吃虧。

樓君煥看她認真讀著合同的模樣，真不知道她家裡那麼窮，她的爹娘怎麼有餘力讓她讀書識字，且她會運用罕見的塔羅牌算命，還有和一般女子迥然不同的思維，想必她爹娘對她有著特殊的教養。

樓君煥心裡咯噔一聲，這不是他需要知道的事，他無須了解她。

袁音看完合同後，最後提出一些細節上的修改，要他補上她的要求，一直到她覺得沒問題了才簽名，蓋上手印。

當她收妥自己那一份合同的那一刻，她心裡泛著無比的雀躍，她的人生即將改變，往後她可以過著自由自在，隨心所欲的舒心日子，下半輩子安好的過。

第三章 飯菜不香不能忍！

簽下合同後沒幾天，袁音收拾好行囊，搭上樓君煥派來的馬車，來到鳳陽侯府。難得的是樓君煥親自來接她，說是他剛好在附近順路，身邊還跟著一名叫阿泉的小廝。

阿泉憨笑著問候她，那男人的姿態卻頗高，一坐進馬車內便沒再說話，但袁音也懶得理他。

當抵達侯府，下了馬車，欲進大門前，袁音認為有必要先做個功課，才忍不住出聲道：「侯爺，等會兒見到你娘，我該注意什麼事呢？」

樓君煥停下步伐，往後瞥了她一眼，漠不關心道：「不必，反正她已經答應讓妳進門，事已成定局了。」

「喔，好吧。」袁音聳了聳肩道。

她知道樓君煥按照計劃找了法師聯手騙他娘親，說她有著迥異於一般女子奇異的命格，可為他擋下煞氣，所以必須先納她進門三年，將他的煞氣化解，才能迎娶正妻。

樓君煥找的是京城裡鼎鼎大名的法師，比起他姑母所找的名不經傳的法師還更讓他娘親信服，不過他娘親也不是那麼樂意讓她進門的，上一回在侯府內見到她，就領教到他娘親的輕蔑和鄙視了，樓君煥堅持納她為妾，他娘親表面上是答應了，但心裡肯定認為她是使了什麼手段勾引了她的侯爺兒子，想必往後不會給她好臉色看。

不過有句話說既來之則安之，袁音認為自己也甭想太多，都敢進侯府門了還怕什麼？

他們三人一道進了大門，袁音走在最後面，走了一段路，經過一座池塘時停了下來，被此處的景緻給迷住了，「這裡好美啊，我總覺得我以前有看過……」

阿泉見她逗留在池塘前喃喃自語，走過來道：「袁姑娘，是妳上次來侯府內看到

的吧？」

袁音想了下，「可我上次來分明沒經過這地方啊……」

「還杵著看風景做什麼？」樓君煥停在前頭，回頭催道。

「袁姑娘，快走吧！」阿泉朝她催道。

袁音嘴巴咕噥了句「趕什麼」，便拎著自己的小包袱快步跟上。

阿泉跟在最後面，搖了搖頭，覺得侯爺對這姑娘的態度好冷淡，一見到人沒幾句寒暄，又走得那麼快把她拋在後頭。

但想想侯爺納她為妾原本就是為了讓她當擋箭牌，來擋住老夫人的逼婚，態度能有多好，袁姑娘也是自願進門的，兩人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，他其實不必同情袁姑娘，重要的是，他得把自己的嘴閉緊，不能露餡兩人是作戲的，否則會被侯爺扒了一層皮。

他們三人又往前走，這時王燦迎面走來，先是朝樓君煥行禮，再親切的對袁音招呼道：「袁姑娘，在下是總管王燦，以後在府內有什麼需要的，儘管告訴我，我會幫妳打點的。」

「好的，謝謝你。」袁音打招呼道。

眼前男子有著一張斯文的娃娃臉，看上去很年輕，頂多才二十出頭，實在是難以想像他是掌管侯府的總管。

「她現在確實需要打點……」樓君煥這會兒才注意到袁音身上穿的黃色粗衣，他是不在意母親如何看待她，但她不能讓他丟臉，「差人帶她去打扮一下，換套能見人的新衣，再帶去見老夫人。」

王燦立刻差了丫鬟侍候袁音更衣，袁音真不知他從哪裡生來的新衣服，是件櫻粉色的衣服，粉嫩嫩的挺漂亮。

丫鬟誇她皮膚白，只替她上點薄粉，就讓她氣色變好，五官更清麗可人，袁音看了挺滿意的。

當樓君煥看到她的妝扮時，一時驚豔的盯著她看。

袁音笑咪咪道：「如何？侯爺也覺得我變美了吧！」

樓君煥略尷尬的收回目光，輕輕哼了哼，意味深長的笑道：「看起來確實是變得乖巧多了。」

袁音氣呼呼的，什麼確實是變得乖巧多了，她本來是有多撒野？

緊接著，袁音隨著樓君煥進到主廳，除了先前見過的孫氏和樓月璇外，還見到老侯爺的兩名妾室洪氏和董氏，還有兩人所出的二少爺樓君傑，以及二小姐樓月筠，樓月筠還用面紗蒙著臉，神神祕祕的。

袁音心想，大概是她臉上有什麼疤痕才用面紗遮著吧，便禮貌的不盯著對方看。因為只是納妾，一切從簡，袁音被樓君煥帶來和長輩見面，並沒有奉茶的儀式。袁音一一的請安，喚了孫氏一聲老夫人。

孫氏的心情和袁音所想的差不多，認為她是個貪婪攀高枝的女人，但還是表現出主母的大器風範，忍住對她的嫌惡道：「以後要把夫君當成天，照顧好自己的夫君，知道嗎？」

「是。」袁音溫順的應道，知道不論孫氏說什麼，只要自己一概應聲好，對方就不會跟她囉唆了。

樓月璇的臉上就明顯表現出對袁音的不滿。

這女子明明只是個在街頭擺攤算命的，現在居然成為她大哥的妾，真是荒謬！早知如此，當初自己就不該邀她進侯府占卜，哪知道讓她進一次府裡，就讓那個素來不近女色的侯爺大哥看上她，若是傳出鳳陽侯納了個擺算命攤的當妾可就丟臉了。

樓月璇邊摩挲著那塗得橘紅的指甲，邊諷刺的道：「真不知道大哥是看上妳哪一點，比起我那無緣的三任嫂子長得差多了，但聽說妳那奇異的命格可以為他擋煞，也算是還有可取之處。」

洪氏年約四旬，十六歲就嫁進侯府了，雖然現在發福胖了一圈，但可看得出年輕時深邃明媚的五官，是老侯爺生前最寵愛的小妾。

此時，她朝袁音堆起笑容，但可看出語氣明顯帶有虛偽和惡意，「我倒不覺得長得差，就是臉太白了，兩腮得塗紅一點才好看，也太瘦了，這樣肚子爭氣嗎？別說這個，今晚就是洞房花燭夜了，也不知能不能平安度過……」

袁音心裡一堵，不甚高興，這是在暗示她會擋不住樓君煥的煞氣，活不過明天嗎？比起說話不留情面的大小姐，這個洪氏才是真正心腸惡毒的。

孫氏原本就不喜袁音，雖然不滿洪氏這麼說，但也沒為袁音出頭，樓君煥這個該出聲的人更是不發一語，旁人不知他揣著什麼心思，會不會因為洪氏的暗示的話發怒，因而也不感多開口，氣氛可說是冷得不得了。

率先打破沉默的竟是樓君傑，他朝自家姨娘道：「姨娘，今天可是大哥納妾的大好日子，妳別說這些觸楣頭的……」他轉而望向樓君煥和袁音笑道：「我祝大哥新婚燕爾，早生貴子。」

他是真心這麼說的嗎？袁音看出這人的眼睛裡不帶笑意，眼神冰冷得緊。

「哎喲，我說錯話了，妾的命總是硬得很，是我多慮了。」洪氏順著兒子的話哼笑，話裡沒一點誠懇。

董氏只是不冷不熱的朝袁音道：「能有個人侍候侯爺起居也是好事。」

待在董氏身邊的樓月筠低垂下眸，顯然是不想說話。

孫氏見這招呼都打完了，揮了手道：「好了，都回去做自己的事吧。」她朝身邊的王嬪嬪道：「扶我回房去吧。」

袁音看著孫氏被攏扶著離開，她暗自慶幸可以離開了，又沒有人歡迎她，待著只會相看兩相厭。

到了下午，王燦領著幾名下人來佈置喜房，在房外貼上大紅囍字，掛了幾個喜氣洋洋的紅燈籠。

這間廂房位於侯府最北方的一處偏院裡，是沒有其他院子富麗堂皇，但環境最清幽，袁音心想住在這裡也不錯，可以安靜地過日子。

袁音是做妾進門，自然沒有婚禮，也沒有儀式，只是象徵似的吃個喜酒，過完洞房夜，就正式成為樓君煥的妾了。

來服侍袁音的是上回見過面的冬兒，兩人興沖沖的小聊了下，冬兒好奇的問起她不是說不嫁人，袁音便胡謔緣分到了，擋也擋不了，讓冬兒信了。

而冬兒來侯府半年，一直只是個跑腿的粗使丫鬟，能當袁音的貼身丫鬟她很高興，不只升等，月錢也提高了，她在心裡打定要好好服侍袁音，一旦袁音受寵，她也走路有風了。

只是，現在都那麼晚了，為什麼侯爺還不來？

冬兒往外面瞧了一遍又一遍，回房道：「姨娘，侯爺還沒來，是不是要找人催一下……」她戛然止住話語，花容失色的一叫，「姨娘您怎麼先吃了，這喜酒不能吃啊……」

袁音津津有味的啃著豬蹄道：「我都等了半個時辰，不吃是要餓肚子嗎？放心，飯菜那麼多，我會留他的份的。」

「話不能這麼說……」

「真好吃，這豬蹄鹵得真入味。」袁音舔了舔手指後，又從湯裡撈出雞腿來，一咬又是讚不絕口，「這雞腿的肉也很鮮嫩……」

冬兒震驚地張嘴，什麼話都說不出，新婚之夜會有新娘子這麼豪邁的吃東西嗎？終於，袁音擱下筷子，滿足的摸了摸肚皮，「真好吃啊，遠比我過去四個月裡吃的好！」

只有冬兒欲哭無淚，「姨娘，您這下讓侯爺吃什麼啊？」

袁音看了看桌上，盤子裡都只剩下一點菜，尷尬的道：「呃，因為太好吃了，我吃過頭了……但或許，他不會來吧？」

不巧，樓君煥來了。

當屋內只剩下他們兩人時，樓君煥先是看了眼桌上的剩菜殘羹，再無言的與她相看。

「胃口還真好。」他譏嘲的道。

「我以為你不來了。」袁音說得理直氣壯。

樓君煥沉默了下，接著吐了口氣道：「今天是洞房夜，我得過來做個樣子才能瞞過我娘，既然妳吃飽了，那來睡吧。」

袁音倒抽了口氣，都忘了睡覺這麼重要的事，房裡只有一張床，怎麼辦呀？

樓君煥看出她心裡的擔憂，冷笑一聲，抬起手指向地面，「妳，自己找地方鋪床睡。」

袁音看他指著地上，不可思議的嚷嚷道：「居然要我睡地上！侯爺，你這樣太沒有紳士風度了！」

樓君煥蹙眉，「什麼叫紳士風度？」

袁音雙手叉腰道：「這句話的意思是，男人要把床讓給女人睡才有氣度。」

「本侯爺最大。」

「現在天氣還有點冷，要我睡地上，要是我得到風寒……」

「胃口跟牛一樣大，真有那麼嬌弱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大山莊。」

聽他抬出這一句，袁音很沒志氣的乖乖從櫃子裡取出被褥鋪在地上，而且還是離床鋪很遠的位置，想離他遠一點。

「往後沒事別來打擾我，我們各過各的，就照著合同走。」樓君煥把話說在前頭。

「不用說我也知道！」井水不犯河水！

「給你個忠告，安安分分的過日子，別做太惹眼的事，可保你平順過三年。」

「真是多謝侯爺的忠告！」袁音用力咬牙的道。

「去熄燈。」樓君煥命令道。

「遵命——」袁音故意拉長聲音，聽起來有挑釁意味。

當燈一滅，樓君煥躺上了床，心想她的態度真差。

想想也是，從初見他的那一天，她就敢槓上他為那些愚蠢多嘴的婦人求情，看到他找上門還直接關門，敢跟他簽合同扮演他的妾，她還有什麼事是不敢做的？他倒是好奇，她個頭那麼嬌小，膽子是從哪裡生的，總是這麼膽大妄為……

樓君煥不自覺地抿起一笑，當他意識到他在笑時，馬上憋住。

他在笑什麼，這個大膽的丫頭一點都不有趣，只會惹他生厭！

樓君煥在心裡忖道，他和她就只有合同上的關係，等今晚一過，娘就再也不會拿婚事來煩他，他的耳根子也能清靜多了，真是太好了。

隔日待袁音一大早醒來，樓君煥已不在，她馬上收妥被褥，好不被冬兒發現昨晚她和樓君煥分床睡的事，就怕冬兒問東問西會露出破綻。

冬兒毫無所察，在袁音耳邊叨念著以後她不能再把飯菜吃光，太會吃會被侯爺嫌棄的話。

袁音心裡想的是，往後她在這座府邸裡要過著獨善其身，不依靠樓君煥的日子。至於向老夫人請安這件事，阿泉早透露給她知道，孫氏並不想見到她，自然也不要她去請安，這結果是最好的。

這天，冬兒為了讓袁音早點熟悉環境，帶著她到處逛，亦說了不少各院主子的八卦。

例如老夫人和洪姨娘是死對頭，年輕時為了爭寵，現在為了爭權，洪姨娘因為娘家哥哥救助老侯爺有功，在老夫人面前都是囂張的，不滿在老夫人面前是矮人一等的妾室，老夫人看出她的野心，可把實權攢得緊緊的；董姨娘曾是老夫人身邊的丫鬟，因被老侯爺看上而受到老夫人的冷待，洪姨娘於是找上董姨娘合力對抗孫氏，想當然的，老夫人和洪姨娘、董姨娘彼此不和，嫡庶子女的感情也不怎麼好，平常沒有往來，都各過各的生活。

這都是與她無關的事，袁音聽聽就算。

現在不必為生計煩惱去擺攤做生意，她每天都睡到自然醒，再到處閒逛，侯府那麼大，總有地方跑，說起來這樣的日子很無聊，但正合她意，可以什麼都不做，每天都懶懶散散的過日子。

然而，人都是八卦的，樓君煥在洞房夜過後，一連數天沒進她院子裡，竟成了大

新聞。

袁音覺得這些人是不是吃飽了沒事做，才會去注意樓君煥有沒有進她院裡，眼下府內許多人說她遭到冷落，說她只是侯爺納來替他擋煞的，說憑她卑微的身分，侯爺豈會真正看上她，遭冷落是她貪得無厭妄圖高攀的報應，她會一輩子待在她的院子裡孤單老死。

對於這些惡毒的話，袁音並不在意，嘴巴是長在別人身上的，隨她們怎麼說，她只清楚一件事，三年後她就會離開這裡，住進她夢想中的大山莊了，她只要忍耐熬過三年就好。

眼下，只有一個嚴重的問題讓她無法忍受。

袁音盯著桌上的三菜一湯，分量不只少，還寒酸得很，豆腐就是很普通的滷豆腐，炒青菜則是當季最便宜的菜，連肉末都捨不得放，炒得老老黑黑的，賣相極差，唯一一道宮保雞丁，雞丁沒幾塊，都被辣椒掩沒了，讓她懷疑這是想辣死她。

菜頭排骨湯看起來是正常的，但她撈出來的排骨都沒有肉，讓她不禁懷念剛進侯府的頭幾天吃得有多豐盛，每餐不是豬蹄就是雞腿、糖醋排骨，現在的菜色越來越差，都偷工減料了，更過分的是，今天竟少了……

「為什麼沒有點心呢？」

袁音是個吃貨，吃完正餐後品嘗甜點是她覺得最享受的事，以往在街上擺攤算命，就算身上沒幾個錢，她也會去買個豆沙包當飯後點心。

冬兒聽到主子這麼說，只差沒崩潰的抱頭吶喊，「姨娘，菜色不好重要嗎？沒有點心重要嗎？就是因為侯爺都不來，廚房裡的人才會瞧不起您，不把您看在眼裡，隨便端幾樣菜就想打發您！難道您都沒有注意到，每當您走在外面時，都沒有下人對您行禮問安嗎？您知道他們私底下都怎麼說您的嗎？說過了洞房夜後，您就不受寵了，說您只是為侯爺擋煞用的，比他們還不如，連奴婢都被嘲笑跟錯了主子倒楣透了之類這種難聽的話！」

冬兒原本還抱著冀望，希望侯爺能再一次踏入姨娘的房裡，豈知她一天天的等，都半個月了，侯爺依然一步也不曾過來，對姨娘是不聞不問，將她放逐在這個偏院裡！

下人們都是看人在服侍的，姨娘若是受寵，自然把她捧得很高，見她被冷落了，也不會費心侍候了。

而侯爺沒進音姨娘的院裡，冷落音姨娘的事，她當然知道要閉上自己的嘴，不吐出一個字，但她管不住別人的嘴，府裡人多，看著的人也多，八卦極其容易傳開，音姨娘一過洞房夜就被侯爺冷待的事，沒幾天就傳得到處都是，現在侯府裡除了她，還有哪個下人會敬重音姨娘？

冬兒為袁音著急得很，才會說出這番話來刺激她，好讓袁音了解她們現在過得有多辛苦。她更為袁音打抱不平，侯爺太無情了，喜歡就將人納進門，誰知那麼快就變心厭倦了，對音姨娘不聞不問，害得音姨娘被下人輕視，真是太可憐了……冬兒說了那麼多，袁音都是無動於衷，只在意她說的最後一句話——

「妳說她們都嘲笑妳跟錯主子嗎？別管她們說什麼，別人說的話，我們要是句句

都在意，只會跟自己過不去，你只要記住，不管發生什麼事都有我在，我是不會拋棄你的，我們要同心協力的熬過現在最辛苦的日子，等到我發達的那一天，我會帶著你一起享受的。」

袁音無法對冬兒說出實情，她在心裡打定主意，三年後要帶著冬兒一起到她的大山莊住，不會讓冬兒留在這裡吃苦的。

冬兒是很感動，但是……她露出苦瓜臉道：「姨娘，別說等您哪天發達，我們現在都吃不飽了……」

袁音相當震驚的道：「你吃不飽嗎？」

「……」冬兒快流下兩行淚了，主子被輕視，她當然會受影響，她一餐都要吃兩碗的，現在到食堂她只能吃一碗，說什麼她的主子遭冷落，她不必太費勁侍候，所以不用吃太多。

袁音內疚的道：「看來，不處理不行……」怎麼可以讓冬兒跟著她挨餓呢？

冬兒猛點頭，「所以，姨娘要主動去求助於侯爺了嗎？」

她在心裡高興的想，只要姨娘願意去找侯爺，侯爺看姨娘的處境那麼可憐，興許會生起保護慾，和姨娘重新點燃愛火……

但袁音怎麼可能去求助樓君煥，他都說了，不要打擾他，各過各的了，「你去找總管吧，他說過有任何事都可以找他幫忙的，這府裡的人事都是他在管的吧？走，我們這就去找他！」

冬兒聽了臉都垮了下來，「不是……應該去找侯爺嗎？」她一臉很失望的說，見袁音一溜煙去找人了，也只能快步跟上。

袁音在某一處庭院裡找到王燦，王燦身為侯府總管，早聽聞某些下人傳著不像樣的話，他當下喝斥過，不得議論侯爺和音姨娘的事，只是不知道情況會越演越烈，而且那些下人竟還狗眼看人低的在膳食上怠慢音姨娘。

一向和氣的王燦難得忿忿的道：「音姨娘您放心，這事我會處置的，定會好好警告廚房一番，讓他們不敢再怠慢您！」說完後，他想安慰袁音，有些不太自然的道：「侯爺他……我想他只是近日比較忙，辦差回來都晚了，才沒進姨娘的院子裡，姨娘您別擔心，等侯爺過一陣子忙完，自然就會去找您了……」

袁音聽得出這是他善意的謊言，謝道：「謝謝你，總管。」

總管出馬後立即見效，之後一連幾天，袁音恢復了往常的吃食，冬兒也得以一餐吃兩碗飯了。

但，這只是暫時的，沒多久，袁音的飯菜又被偷工減料了，很明顯，廚房的人只是在敷衍王燦，畢竟王燦才剛接任總管的位子不到幾個月，加上他年輕缺乏威嚴，自然無法壓制住所有的下人。

當然袁音有想過要自行上廚房理論，她想一定是最上頭的大廚默許，下面的人才敢不聽總管的話。可她仔細又想，吵架是件累人的事，比起費力的找人理論，不如找上所有事端的源頭來得有用。

樓君煥就是那個源頭，是他的冷落害她挨餓的。

儘管袁音是千萬個不想打擾他，但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想要解決這個情況，她也只能找他幫忙。

「走吧，去找侯爺！」

冬兒聽到這句話，開心的道：「姨娘，您終於要主動找侯爺求助了！奴婢幫您梳個妝，找套衣裳換上……」

袁音納悶的道：「為什麼還要梳妝換衣？就這麼去就好，運氣好的話，也許他還沒出門，快走！」說完，她大步踏出了房間。

冬兒愣在原地，看袁音風風火火走得很快，反倒比較像去尋仇。她嚇了一跳，猛拍了拍臉，「我在亂想什麼啊！」她馬上追出房，「音姨娘，您走慢一點啊，等等奴婢呀……」

袁音走在通往樓君煥院落的路上，由於她住的院子較為偏遠的關係，得走一段距離。

現在她終於知道樓君煥為何會安排她住那個偏院了，什麼環境清幽都是藉口，他是故意將她擡得那麼遠的，好眼不見為淨。

在她背後的冬兒可是走到腳痠，還停下喘氣，見袁音走遠了，又急忙跟上。

兩人一前一後走著，幾個丫鬟擦肩而過，在背後竊竊私語著——

「那個就是音姨娘呀，是侯爺納的妾……」

「長得不怎麼樣嘛……」

「侯爺納她為妾只是為了擋煞的，一過洞房夜就對她不聞不問，想想也是，她那種身分，侯爺怎麼會真心喜歡她，聽說老夫人也不待見她呢。」

「哼，成了侯爺的妾又如何？不受寵都沒用。」

「喂，妳們太過分了！」冬兒都聽到了，回頭想罵罵她們，見到姨娘沒停下來問好就算了，還七嘴八舌的說三道四，真的是……

「快走吧！」袁音頭也沒回頭，只催她道。

冬兒只能跟上，氣呼呼道：「音姨娘，您都不生氣嗎？」

「管那些閒雜人等說什麼話，找侯爺比較重要。」袁音才懶得理睬旁人。

音姨娘是那麼期待見到侯爺嗎？肯定是的，音姨娘一定很想念侯爺。冬兒在心中美美的想著。

終於到了樓君煥住的院落，他這位侯爺的院落果然大，外面院門前還有守門的護衛駐守。

袁音想進去，自然得通報一聲，因為她這個妾在侯府是沒一點地位的。

在等待的同時，有幾個下人端著一盤盤豐盛的佳餚過來，先行越過她踏入院落門內。

袁音的眼神跟著那一道道美味的菜餚飄遠，羨慕的道：「他平常都吃得那麼好嗎？」

冬兒答道：「侯爺是尊貴之身，當然吃得好、呃……」她說錯話了嗎？音姨娘眼神怎麼變得殺氣騰騰的？

接到通報後，阿泉過來問話，「音姨娘怎麼來了呢？」有冬兒在，他不好明說，猛朝袁音眨著眼。

袁音明白這意思是說，她不是說好不會打擾侯爺的嗎？怎麼跑來了？

袁音說明道：「因為突然發生了一件很緊急的事，我需要侯爺幫忙。」

「什麼事很緊急？侯爺都要用膳了，可以等用完再說嗎？」

她都已經走到這裡，居然還要她等！袁音用力瞪向阿泉，從齒縫裡迸出，「這是……攸關性命的事！再等下去我就沒命了！」

袁音如願以償進了院落裡，一踏進去，她立即感到一股熟悉感襲來，好似曾經走過上百遍，看過上百遍同樣的風景，當她走到一排屋子前，這種熟悉感更加強烈，她朝走在前頭的阿泉道：「讓我猜，左邊這間是書房，中間是廳堂，右間是庫房，對嗎？」

阿泉嘖嘖稱奇的回頭道：「太神準了，音姨娘連這個都算得出來？」

「我真的很厲害吧！」袁音乾笑道，其實她是隨口說的，搞不好她真的有超能力，否則怎能憑直覺知曉這個陌生地方的格局。

袁音一踏進廳堂就看到擺在桌上的飯菜，足足有六菜一湯，有魚有肉有菜，香噴噴的，引人食指大動。

肚子好餓……她想到今天自己的飯菜簡陋得很，自己還沒吃就先跑來找樓君煥，又走了好長一段路才到達他的院落，現在當然是飢腸轆轤的。

「過來，我有話對你說。」

一抬頭，袁音見到樓君煥出現在通往隔壁書房的門前，她想，他大概是想和她單獨談，不想被聽到吧，正好，這也方便她說個清楚。

冬兒見主子進入書房，雙手合十的祈禱道：音姨娘，您可要爭氣點啊！我們的飯菜，還有奴婢的前途就都看您了！

書房內，樓君煥雙手環胸，皮笑肉不笑的道：「合同簽了，都說好莊子三年後要給你，也給你忠告，要你安安分分的過完這三年，別來打擾我，你現在過來是在幹什麼？」

袁音見他這冷若冰霜的態度，忽然不確定他會不會幫忙，但現在也只能姑且一試，

「我也是迫不得已才來找侯爺的，請侯爺聽我說完原因，幫我這個忙。」

樓君煥依然笑著，唇角更往上揚，「憑什麼？」

無情的傢伙，好歹合作關係還在，怎麼就翻臉不認人了！袁音在心裡罵道，連忙解釋，「你的小廝沒對你說，這是攸關性命的事嗎？侯爺不能不幫忙！」

樓君煥聽了都想笑，「攸關性命？難不成在我這侯府內，有人要殺害你嗎？你就是這麼脆弱的撐不過三年？你不要你的大山莊了嗎？」

袁音真心看不慣他連聽都不聽就這樣冷嘲熱諷，一氣之下乾脆以行動來說明。

她走出書房，來到廳堂，看到滿桌豐盛的飯菜，當即坐下，端起碗，拿起筷子開動！

她吃了一塊排骨，頓時眼睛一亮，驚豔道：「這排骨好好吃！」她又夾了魚肉來嘗，滿足的道：「這醃醋魚味道真好！」她再夾了青菜，「清脆香噴，火候掌握得恰當！」

在廳堂裡的阿泉和冬兒都看得傻眼了。

冬兒回過神來，急急跳腳道：「音姨娘，您怎麼可以……那不能吃啊！」音姨娘到底有多餓啊？

樓君煥更是看得腦袋一滯，眼睜睜看著有人囂張的搶了他的飯菜吃！

他難以置信她的野蠻，快步走到她面前，「袁音，妳這是做什麼？本侯爺沒有請妳坐下吃飯！」

袁音置若罔聞，仍是一直吃，一直吃。

袁音吃得多專心，樓君煥的臉色就有多難看。

完了……冬兒都快流下兩行淚了，這下音姨娘真要被侯爺討厭了。

怎麼辦，該阻止音姨娘吃下去嗎？阿泉靜看著樓君煥的反應，又覺得為了吃把人捉起來好像太小題大作，也顯得侯爺很小氣。

「終於吃飽了！」袁音足足吃了七分飽，才滿足的拍了拍肚子，她看到樓君煥陰冷的臉色，頗有深意道：「侯爺，你不知道，人有三急，吃不飽，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嗎？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這女人莫名其妙說這話，是在暗示他什麼嗎？

袁音從座位上站起，走近他，冷不防地拍了拍他的衣襟，「侯爺，你這裡黑了，我替你擦擦……」

樓君煥不喜她的靠近，往後一退，「不必。」

袁音動作更快的捉住他的領子，用力一拉，讓他低下頭，她毫無畏懼地迎上他的雙眸，用只有他聽得見的聲音道：「侯爺，如果我這個妾在侯府裡餓死了，你會很沒有面子吧，會被笑說，連個妾的溫飽都難以維持，你這侯爺是有多窮酸啊，對吧？」

樓君煥終於聽明白是有下人惡意剋扣她的膳食，他扣住她的雙手想拉開她，「這種事妳不該找我，去找王燦……」

「冤有頭債有主，這是侯爺種下的因，只有侯爺出面才可以解決。」袁音當真痛悔自己在合同上沒有補充一點——三餐要魚肉均衡，要吃得飽，還要有點心、水果、宵夜，才會一時不察發生這種事，但還來得及補救，只要這個男人願意幫她。

「找你是最有效的方法，沒有人敢違抗侯爺你的命令，侯爺，請你幫忙！」她雙手仍緊捉住他的衣襟不放，堅決的道，雙眸底燃著熊熊的火苗，像是隨時會朝他噴出火來。

這女人力氣也太大了，還靠得那麼近，捉得那麼緊，太不知羞了！

樓君煥怒氣騰騰地想大力掙開她，卻在望入她充滿堅定的眸底時狠狠一怔，這眼神太像「她」了，每當「她」生起氣來，或堅持什麼事不退讓時，就會有這樣的眼神。

樓君煥恍神了，甚至沒意識到自己因為受到這衝擊，不自覺地往後挪退一步。

袁音不明白他為何會出神地盯著自己看，也因他突然往後退，害她跟著往前傾，往他身上撞，更順道踩了他一腳。

樓君煥被她這麼一撞失去平衡，再被她痛踩一腳後更是站不穩了，整個人往後栽

倒。

「啊！」

「啊——」

發出尖叫聲的除了袁音外，還包含目擊的阿泉和冬兒。

一切都發生得令人措手不及，如果只有樓君煥一個人，有武功底子的他還能在瞬間穩住腳步，但懷裡多了個女人，他只本能地一手護住她的頭，一手摟住她的腰保護她，然後硬生生的讓後背直接撞上堅硬的地面。

「痛……」

樓君煥雙手攤開的躺在地上，接著就見袁音從他身上爬起來，坐在他身上道——「侯爺，如果你不管的話，那麼我會……」她朝他甜美一笑，然後湊近他，小聲道：「我每天都會照三餐來吃掉你的飯菜，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！」

樓君煥狠狠瞪她，像是能從她身上瞪出一個窟窿——他竟然被一個女人壓倒在地，還受她威脅了！

「如何？你願意幫忙嗎？」袁音笑咪咪問道。

她當然不認為樓君煥會在意她吃了多少，但他絕對不會想每天見到她來打擾他的。

樓君煥咬牙切齒的喊出，「我會處理！現在，馬上從我身上離開！」

「是，妾身明白了。」袁音裝模作樣一番，俐落的從他身上跳起，轉身走人。

目擊者之一——冬兒真不知道剛剛她瞧見什麼，竟看到侯爺和音姨娘雙雙跌倒，音姨娘把侯爺壓在地上，兩個人親熱熱的，然後音姨娘不知對侯爺說了什麼，侯爺發怒的要音姨娘離開，她這才嚇得回過神，隨音姨娘逃跑。

目擊者之二——阿泉見袁音走了，知道侯爺和袁音是契約關係的他，自然明白她親熱的挨著侯爺，坐在侯爺身上，有多麼讓侯爺生怒，也不知道袁音說了什麼話讓侯爺失去理智的朝她吼，他小心翼翼的問道：「侯爺……還要再吩咐人送一份膳食來嗎？」

「不必。」樓君煥從地上站起，他氣得都沒胃口了。

氣上心頭，他胸口劇烈起伏著，從來沒被一個女人如此威脅過，但說生氣，還多了什麼，心湖像被投入了一顆石子，震盪不已。

他被她堅決的眼神震懾住，那眼神強烈的盈滿他的腦海，讓他想起「她」——他這是瘋了吧，她們分明是不同的人！

他的鼻息間更縈繞著一股屬於她的香氣，在被她壓倒的那一瞬間，她那香馥柔軟的身軀貼著他，讓他全身的感官都甦醒過來，心跳無法克制的加快，就像是……受到她的吸引了！

不，他才沒有受到她的吸引，那只是出自於男性的本能！

樓君煥狼狽的撥了撥頭髮，自問何必怕她摔跤當她的軟墊，大力甩開她不就得了？下次……沒有下次了！她一來就沒有好事情，他不會再讓她踏進他的院落一步的！袁音在踏出廳堂後便走得很快，把冬兒甩得很遠。

天啊！她的臉怎麼那麼熱！袁音拚命揮手散熱。

其實往樓君煥身上跌，還和他緊緊貼在一塊，她也是很害羞的，但害羞到逃走不

是她的個性，於是只能強忍住羞澀，先發制人的威脅他。嗯……他的男子氣概都沒了，都被她氣炸了，但她也達成她的目的了。

還有，她其實也沒想到往下摔的那一刻，樓君煥會保護她，當她的軟墊，真沒想過他居然會有這麼體貼的一面。

袁音不禁停下腳步不動，接著她用力搖了搖頭。

她這是在感動嗎？她雞皮疙瘩都起來了！

「回去了！回程還要走那麼長的路，真累！」她抱怨道。

Crescent Family